

樟腦與傷痕

——自然科的樟腦與歷史科的南庄事件

樟腦と傷跡——自然科目の樟腦と歴史科目の南庄事件

Camphor and Scars:

Camphor in Natural Science Course and the Namzong Incident in History Course

文・圖 | 歐姿瑛 (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自然科教師 / 國中部導師)

我是一名教授自然科學的老師，對人文歷史卻有一種說不清楚的著迷。

科學老師的越界——當化學反應式呈現不了的問題，文化給了答案

科學的世界有一定的解答，化學反應式有其終點；但人文的世界不一定有，文化如何形塑一個人的思考，一個族群如何在歷史的夾縫中延續自己的生命——這些問題，讓我無法抗拒。也因此，當機緣帶我走進原住民科學教育的世界，我沒想到，一踏進去，就再也找不出來了。

讓我走不出來的，首先不是任何一套教學模組，而是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本身的厚度。原住民族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，他們的文化，是日積



南江水岸公園，賽夏族耆老武茂叭細撒萬老師站在事發地點，用記憶與族語將南庄事件重新喚醒——讓走讀工作坊的教師們，在山風樹影間，第一次真正聽見這片土地的聲音。

月累、與山林河海對話所淬鍊出來的實證科學。鄒族對獵場的永續配額、賽夏族透過矮靈祭傳遞的歷史記憶與和解倫理、各族對氣候與植物的精細觀察——那不是「傳說」，那是知識，而且是一套自成邏輯、不需外來體系認可的完整世界觀。當我越深入了解，越感到自己所受的科學訓練，不過是在看見這套知識的一小角而已。

帶著這份敬畏，我加入了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的WOLF (World-view Oriented Learning Framework) 模組研習。WOLF的核心精神，正是把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當作課程的主體，而不是點綴；讓學科教學融入原住民族知識的脈絡，而不是反過來把文化硬塞進現成的課綱框架。這個翻轉的方向，對我這個自然科教師而言，既是衝擊，也是解放。



WOLF的核心精神，正是把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當作課程的主體，而不是點綴；讓學科教學融入原住民族知識的脈絡，而不是反過來把文化硬塞進現成的課綱框架。



WOLF的核心精神，正是把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當作課程的主體，而不是點綴；讓學科教學融入原住民族知識的脈絡，而不是反過來把文化硬塞進現成的課綱框架。

不只是參觀，而是被土地教育的一天

本次參與的是國教院與文化部文資局合作推動的「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教師培育暨課程推廣計畫」，其中我所加入的是「教師走讀課程暨課程開發工作坊」。這個計畫的設計，讓我至今仍覺得是我所見過最完整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之一。

那天，賽夏族的武茂叭細撒萬老師坐在我們面前，用族語夾著中文，說起雷女的故事、說起矮靈祭的由來，說起祖先如何在這片山林裡生活、如何面對外來的衝擊。他說話的方式不像在上課，更像是在



老根盤石、義塚靜默。走讀夥伴們聚在南庄國中萬善諸君之義塚前，你一言、我一語——歷史的重量落地之後，如何搬進教室？此刻的討論，正是教案最真實的起點。

把一個族群的靈魂，一層一層地展開給你看。我看著他的眼神，突然感覺到一種奇異的重量——不是歷史課本裡的重量，而是有人把自己族群幾百年的記憶與傷痛，就這樣放在你面前的那種重量。

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理解「走讀」這兩個字的意思。不是走過去看一看，而是讓腳踩進那塊土地，讓耳朵聽見還活著的記憶。族人帶我們到衝突現場、到昔日的駐在所遺址、到溪邊那個當年舉行「歸順式」的地方——日本殖民者在那裡佈下埋伏，以和解的名義誘殺了前來的族群領袖。站在那個地點，我的學科背景對我毫無幫助。那不是一道理化題，沒有解答，只有人在強權底下、如何掙扎求存的赤裸現實。

走讀結束後，計畫安排我們坐下來，把剛才走過的一切

轉化成教案。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才知道有多難。那些氣味、那些眼神、那些沉默，要怎麼搬進教室？要讓從未踏上南庄的學生，感受到你今天感受到的萬分之一，你能用什麼？這個問題，讓我在工作坊那幾個小時裡，第一次對「課程設計」這件事產生了真正的敬畏。

對一個族群的認識，從零開始，有多難？

甜的地方，是在WOLF模組的研習社群中，遇見了一群有志一同的夥伴。這次有機會與嘉義縣立民和國中的蔡明哲主任，以及台中市立福科國中的何莉莉老師攜手完成教案，是我非常珍視的機緣。兩位老師在課程發展上已相當成熟，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，遠遠超過一紙教案所能承載的。

苦的地方，則是從零開

我的學生是鄒族孩子——他們所站的土地，同樣曾經在日本殖民時期被開採樟腦，同樣曾面對外來政權對山林資源的覬覦，但卻沒有爆發如南庄事件般激烈的武裝衝突。為什麼？這個問題本身，就是最好的歷史思辨起點。



始。台灣每一族原住民的文化與民族性，差距之大往往超乎想像。我服務於以鄒族為主的阿里山國民中小學，對賽夏族，幾乎是毫無認識。這次計畫讓我走入苗栗南庄，才第一次真正認識這個族群——他們的起源神話、矮靈祭、土地與樟腦之間交織的殖民史。這種「從零開始」的過程，是謙遜，也是一種重新學習如何尊重的練習。

鄒族的孩子，為什麼要學賽夏族的歷史？

教案的起點，是賽夏族的

知識體系，而不是課綱。我們從截屍化人的起源神話出發，讓學生理解賽夏族如何用神話記憶族群共同的根源；透過雷女傳說，看見他們對自然恩典的謙遜態度；透過矮靈祭（paSta'ay），理解一個族群如何用祭儀面對歷史的罪與和解。這些不是課程的「暖身」，而是課程的主體——唯有先讓學生站在賽夏族的世界觀裡，後面所有的歷史事件與科學實驗，才有了真正的意義與重量。

以此為骨架，WOLF模組的五個步驟提供了讓這套知識走進現代課堂的結構：從傳承傳統世界觀、表達學生自我世界觀、五感探索，到科學知識形成，再到原住民族科學與西方科學的對話。

然而回到阿里山的課堂，我必須進行在地轉化。學校作

息限制與蒸餾實驗的時間需求，使我無法完整移植原版教案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學生是鄒族孩子——他們所站的土地，同樣曾經在日本殖民時期被開採樟腦，同樣曾面對外來政權對山林資源的覬覦，但卻沒有爆發如南庄事件般激烈的武裝衝突。為什麼？這個問題本身，就是最好的歷史思辨起點。

於是我將課程轉化為《山林、抉擇與尊嚴——殖民壓迫下的族群回應》，以「南庄事件與鄒族對日經驗的歷史思辨」為核心。課程從「歷史課本的隱藏頁」切入，點出主流教科書對原住民族歷史的輕描淡寫；接著介紹賽夏族文化，涵蓋矮靈祭、臀鈴、雷女紋圖騰與舞帽等具體文化物件，讓鄒族學生對另一個族群產生真



參與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WOLF模組研習的教師們，在一次次的共學之後，悄悄跨越了學校的圍牆，形成一個彼此看見、互相撐持的原民課程共備社群。



受走讀工作坊的緣分牽線，花蓮春日國小高志主任帶著AR體驗課程來到阿里山，讓鄒族孩子以沉浸式的方式，親身感受另一個族群百年前的抵抗與傷痛。

實的好奇與尊重；第三部分透過影片認識南庄事件；最終以「比較分析」作為核心，讓學生對照賽夏族（南庄地區）與鄒族（阿里山地區）在殖民統治下的不同遭遇，從自然資源爭奪、統治策略、人類學調查角色，到族群回應方式與最終影響，進行深度思辨。

學生的反應，讓我非常感動。他們對「策略合作」與「武裝抗爭」的討論，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歷史感知。有學生說：「鄒族選擇合作，不是怕，是智慧。」有學生說：「賽夏族選擇抵抗，也不是衝動，是尊嚴。」這樣的回應，見證了學校在推動鄒族文化教育上多年深耕的成果——那是一種文化認同在孩子身上長期積累後，自然流露出來的思考方式。那一刻，我覺得這堂課是值得的。

不是讓原民族文化融入主流，而是讓主流學會仰望

走過這段歷程，我對原民教案有了更深的體認。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與WOLF模組，在教案的推行中扮演著截然不同卻缺一不可的角色——前者是靈魂，後者是橋樑；前者決定了我們在教什麼，後者決定了我們如何讓更多人聽見。

理想的原民教案，應當以各族自身的知識體系為主體骨架。賽夏族透過矮靈祭傳遞的歷史記憶與罪感倫理、鄒族在殖民壓迫中展現的外交智慧與

生存策略、各族對土地山林所蘊含的永續觀念——這些都不是「文化點綴」，而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觀、倫理學與生態科學。

因此，理想的原民教案應該是一個雙向流動的結構：向內，幫助原住民學生找回文化認同的根；向外，透過WOLF模組的五個步驟，讓所有學生——無論族裔——都能進入那個知識體系，學會傾聽這塊土地上不同的聲音。正如我每次在工作坊中與夥伴們討論時所深刻感受到的：這堂課不只是原住民學生需要的課，更是台灣所有孩子都應該上的課。

我期許自己，以及所有投入這個領域的教育工作者，都能在設計教案時謹記一件事：我們的目標，不是讓原住民族文化融入主流，而是讓主流社會終於學會看見原住文化本來的高度。那個高度，一直都在。只是我們，才剛開始學習仰望。◆



歐姿瑛

台南市中西區人。1988年生。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碩士。現任嘉義縣立阿里山國中小自然科教師／國中部導師。因府城底蘊養成最深的文化自信，目前以鄒族科學田野與課程開發為志業——讓阿里山的孩子從自己的文化長出尊嚴，不向外借來自信。